

大潮初起

夏真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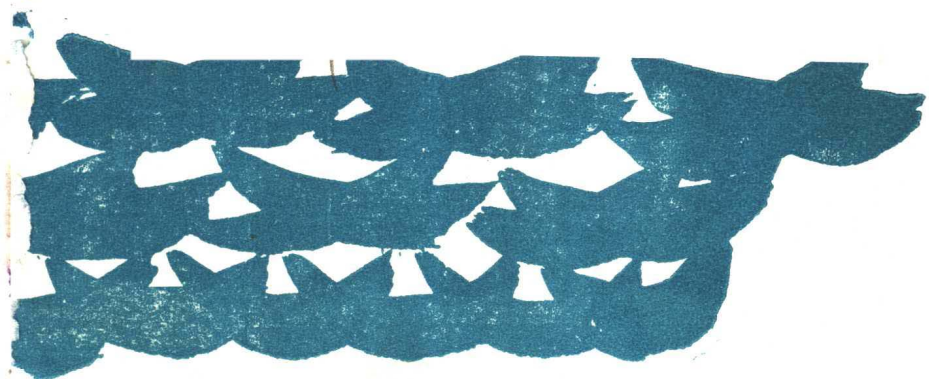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潮初起

夏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班 苓

大潮初起

夏真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北京市新源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印张 2插页 98千字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幅浓缩了的宁波改革开放的历史画卷，它用翔实生动的文字再现了十年来宁波改革开放的历程，详尽地记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大规模开发建设宁波的一系列指示，活动和决策过程，介绍了宁波独特的优势和几项声势浩大的建设工程，并用情感浓郁的笔调刻画了一批富有开拓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创业者。

文章内涵丰富，充满激情，改革家的雄才大略，改革开放的艰难曲折，改革的历史风貌一一展现于笔端。有一定的历史感。

写在书前的话

每个城市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河流。

属于我的那条河流叫甬江——这是一条和世界上无数江流一样又绝对不一样的大江。它浑厚、悲壮，日日夜夜地奔腾着，永不停息，卷走了多少岁月的记忆，又给我留下多少童年的梦。

那年我五岁。

我跟在一身戎装的父亲后面小跑着，努力追上他匆匆的步伐。父亲威武潇洒，才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返回，现在他要带我去他驻防的地方念书——那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城市。

我们走上了新江桥。新江桥两岸沉重的铁链锁着铁链，桥面是一块块手板宽的木板，搁在几只巨大的锈蚀了的轮船上，随着风浪的动荡起伏着，从木板的缝隙中看得见浑黄的江水急骤地打着旋，卷起古铜色的浪花，带着一股凉意执著地扑向远方。

大地向着东南方倾斜下去，河流的远处泛起幽蓝的光，

那是海，甬江正朝着海的方向奔去。

我小心翼翼地走着，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

突然，父亲站住了，将我领到桥头的铁链旁边。

“站好。”父亲退后几步，迅速地取出照相机。

我紧张地抓住铁链，涛声大得象要把我掀下去。

“咔嚓”一声。

于是，甬江的涛声和着沉重的铁链永远地留在一个惊讶万分的女孩的记忆中了。

我就这样从甬江走向陌生的世界。

历史，在浪涛的迸溅中化为一瞬，三分之一的世纪旋风般过去了。这许多年，我在世上沉沉浮浮，历尽坎坷，历尽风雨，个人的命运随着历史的巨变而巨变。我曾在这世上失落了许多，却从没有失落过这童年的记忆。常常是在梦中，我看见我走在新江桥上，沉重的铁链锁着铁链，桥板在脚下浮动着，涛声呼啸着擦耳而过。江水咆哮，奔腾，撞击，粉碎，汇合……

三十年后，我这浪迹天涯的游子终于返回故乡。此刻，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改革正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拉开帷幕。扔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拉着儿子的手直奔新江桥。

变了。坚固雄伟的桥身气势慑人地横跨两岸，闪烁闪烁的路灯抛珠般地洒落在江面，灯光迷离，人影绰绰，繁华如锦的甬城已今非昔比。

只有甬江没有变。依然是严峻的古铜色，依然是粗犷的咆哮，依然是不顾一切地撞击，发出轰鸣巨响，粉身碎骨，然后，再汇合，再往前冲，不屈不挠，没有开始也永没有终结……

而我却不再是当年的小女孩。我的儿子紧紧地依傍在我

的身边天真地望着这一切。

他刚好也是五岁！

一种雄劲而苍凉的生命意识弥漫开来，荡漾着，我被浸润，被裹挟，被融化，被卷走……我努力地沉住气沉住气，不让泪水掉下来。紧紧地拉着儿子的小手，把他领到桥头，让他站在我当年站过的地方。

“站好。”我嘱咐我的儿子，就象当年父亲嘱咐我一样。

于是，我用我的笔绘下这历史的镜头。当我的儿子长大以后，我要告诉他：记住，这是一条属于你的河流。永远属于你！

夏真

目 录

写在书前的话·····	1
永恒不复存在·····	1
只有一个北仑·····	30
痴情·····	45
天空永远蔚蓝·····	84
菜篮子菜篮子·····	105
写给死去的与活着的·····	119

——宁海洪荒祭

永恒不复存在

——来自开发区的报告

都在往前赶。自行车，小汽车，三五成群的年轻人……

前面是高高的工业区，闪烁的霓虹灯、宫灯、彩灯，闪耀着
无尽无穷的色彩，无穷无尽的歌声。

四周是起伏的群山，象一条鳞光闪耀的巨龙，骄傲的头仰
起，又俯下，向着大海。

大海则沉默，浑厚，凝重，让整座小城泊在它的胸膛上。

这是节日之夜，是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朝气蓬勃的新
春之夜，年轻的开发区才刚刚三岁。

三岁，却壮丽地写下了宁波历史上天翻地覆的一个变革！
走进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我看到一个红头文件。

1984年10月18日，国务院147号文件下达，批准宁波市正
式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一场锐不可挡的改革就从这一天开始——人们骄傲地告
诉我。

仿佛是神话，一眨眼工夫，一座现代化的小城代替了昔日
的田园风光，高速的全自动流水线代替了延续几千年的肩挑

牛耕，强劲的迪斯科舞曲代替了牛背上的悠悠牧笛……这一切的一切，好象是做梦？但这是现实，这一切就发生在我脚下的这块名叫小港的土地上，它距市区18公里，它的总面积3.9平方公里，它拥有人口2700多人，一个万花筒似瞬息万变的新奇世界已经拉开了帷幕，未来，正带着爆炸性的潜势，咄咄逼人地来到人们面前。

奇迹，是怎样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诞生的呢？

于是，我追随着开发者的足迹，作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一、沉重的挑战

假如我们今天检视我们从前人手里接过来的事业，我们将会发现前人对人类的奉献，我们将看到公路，看到开发过的土地，看到建筑物，看到科学和艺术的成果……我们在赞叹之余却不会想到我们的前人曾经处于一种痛苦的抉择之中，他们曾经历过向心理和旧的传统观念的沉重的挑战，曾承受过各种误解和偏见……这是一种比前者更为艰难更为辉煌的奉献，只不过它没有在空中留下任何痕迹，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这是何等辉煌的空白！

198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开发区党委书记张永祥那临河小房间的灯光久久不熄。

这是一个有着几十年坎坷经历的老干部，1945年参加革命，1955年就出任宁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58年，曾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连降三级工资，下放至梅山盐场劳动达21年，相恋六年之久的女友从此与他天各一方。无情的双重打击并未折服这个刚强的人，他终于顽强地走出

了这段历史。由于年事已高，他刚从温州市委书记的位置上退到第二线，主动请战来到这块尚待开发的土地。他虽已两鬓染霜却依然行动矫健，思维敏捷，他的口才极好，谈锋机智而富于哲理，幽默而又充满辩证的思辨，他办事果断，大刀阔斧，该拍板立即拍板（据说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总而言之，他属于那种让你一见就忘不了的人，他的姿态，他的习惯，他的作风，他的一举一动都蕴含着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对自已所负事业的自信。

在见到他之前我就听说过一个关于他的传奇式的故事：1967年夏，他是梅山盐场副场长，一天，他作为批判对象挂着一个牌子站在台的中央，这时，天阴起来，疏疏的雨点甩到他的脸上，他一看要下雨，立即挺起身子，就象平时在大会上做报告那样：“同志们，马上要下雨了，我们得赶快去收盐，至于我的批判会，回来时再开。”说完不等全场回过神来，他从容不迫地从颈上摘下木牌，往旁边一搁，带头往台下走去。

几百个人愣了一下，居然“轰”地一声全都跟着他拥向盐田……

这个颇有幽默味的故事会使每一个搞文学的人对这位党委书记发生浓厚的兴趣。

此刻，他刚从北京赶回，签署了中科院与开发区联合搞太阳能技术引进的协议，同时，去国务院特区办汇报开发区的情况。中央对宁波开发区寄予的厚望和开发区的现状所出现的反差引起他深深的焦虑。

为什么天津、广州、大连进展很快很好，而我们宁波进展迟缓？为什么广州今年投产27个项目，天津20个，大连13个，而我们开发区签订合同的只有5个？

当时开发区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艰难局面。——他后来这

样对我说。

为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找出许许多多值得反省的原因，水平不高，经验不足，组织机构变动太多，等等，但是有没有体制方面的问题？作为14个开放城市之一，中央给的权力真正兑现了吗？卡在省里。什么项目审批权，进出口权，人员出国审批权……而且，似乎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力，每道关卡都会想出些理由来挑剔你，让你陪笑脸，说好话，一趟趟地跑，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字句上改来改去。那次，某国一家公司想在开发区投资兴办电脑电话工厂，协议书规定，一个月内派人前往该国考察，可是考察人员名单上报一个多月未拿到护照，外商只得与印度合作，人家一星期就签订了合同。

体制，这是个改革中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改革中最关键的问题。

新旧体制交替时产生的磨砺使改革的车轮变得沉重了。

许多人意识到了。他也以多年的政治敏感和切身感受清楚地意识到了。他深知解决这个“肠梗阻”很难很难。

但是不解决，开发区就象锁着铁链的大鹏，无法展翅高飞。

他望着窗外，望着夜幕中的开发区，目光看不到的一切他全用心感受到了，他对这块年轻的土地上的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一往情深。1985年早春，他顶风冒雪来到这里，开发区还刚是划了一圈白线的空地，一年多来，他支持以刘根法为首的一批富有群众工作经验的老同志，走门串户，调查研究，做好了开发区前期工程的拆迁征田工作；他又和施昌虎、舒宗达等同志一起，亲临基建第一线，迅速完成了“六通一平”的任

务。他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他的对立面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某个事件，而是一种旧的习惯势力，一种心态，这种全方位的势力在本质上是以前有的文化心理作为经纬汇集起来的，它是个盘根错节的千年树根。搬掉它，谈何容易。

敢不敢向它开炮？

没有第二个选择！不然，他也就不是他。

他哗啦啦地拉开抽屉，抽出纸笔，奋笔疾书。

“薛驹、吴敏达同志：”

窗外，万籁俱寂，室内，笔尖沙沙，万千忧虑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刷刷地倾泻在纸上，向省府最高领导人吐露心扉。

“中央和省委省府如此重视宁波，而宁波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作却还落后于其他兄弟城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除了我们应作自我反省的原因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些情况，希望上级领导部门能引起重视。”

直抒己见，坦坦荡荡，这是这位党委书记性格的一个特点。他深知，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作为现代化最显著标志的科学技术，但是，如果执行和运用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将不可避免，他要竭尽全力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

第一，对开发区的认识问题。

第二，对到开发区办合资企业单位的优惠政策。

第三，权限下放。

第四，……

“这种情况，其他省、其他开发区不存在，只有浙江如此，国务院特区办也感到惊讶。”

“由于中央给的权限不落实，我市搞开放工作的同志很焦急、苦恼，这样的处境，能调动积极性吗？”

.....

语句十分尖锐，问题切中要害，每一个问号都有可能引起“爆炸”，会得罪人，会出力不讨好，会卷到矛盾的最深层，也许，还会惹祸上身，就象1958年那样。

他没有想过这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他一向与党肝胆相照，因此有人恨他有人怕他有人敬他有人爱他。

1980年7月，他刚刚平反，宁波市党代大会上，原定的下届市委委员的候选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名字，却由许多党员代表自发提名，以高票缺席当选为市委委员，这是何等的壮观，又何等令人感慨！怪不得连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他的人格。

他埋着头刷刷刷地往下写，一种沉重的忧患感和责任感渗透笔尖，弥漫在字里行间。

“这就是我要向你们反映的情况，希望你们能下决心帮助解决这样一些实际问题……大家都希望不落人后，做出成绩。等待，拖延，等于白白地消耗生命。我的坦率的陈述，如果言之有理，请采纳一、二，如果说的不妥，也请照直批评。”

他掷下了笔，望窗外，星移斗转，已是新的一天了。这个从不写长信的人，竟一口气写了4000余字，十多张的信笺纸。

“我可是争权争利来的。”他后来半开玩笑地对省里领导说。他就是这种个性：不为自己争，不为私事争，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争起来义无反顾。

这种个性让我想起一首关于骆驼的诗：

一生在沙漠中跋涉
听惯风沙悲壮的歌
为寻找希望的绿洲
你在拼搏中获取欢乐

假如下辈子让你自由选择
你依然走向认定的坎坷
走向追求，走向探索
走向生命永恒的开拓
哪怕黄沙将你淹没
也在倒下的地方
留下一丛淡淡的花束

.....

这是1986年3月4日的夜晚。这封信中提出的全部问题引起省里领导的重视，后来得到妥善的解决。

现在，这封信已经作为一段历史的记载，被存入了开发区的档案，我今天读着它时仍不由得为之动容。

现代化的快节奏已经把几年前的记忆毫不留情地卷走，开发区没有人再会为拿不到一张出国护照而焦虑万分，也不会因某些机构的拖延而签不下合同。许多权力已经下放，不少优惠政策已经成文，开发区象展开翅膀的大鹏，正在振翅高翔，当人们大步开拓时，很少有人联想到三年前曾有这么一个夜晚，曾有过这么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这一切，正是他们的无畏精神，在没有路的土地上踩下了第一个脚印。改革，是一场无终极的攀登，后来的改革者的事业并不是从山脚下开始的，而是从别人停止的地方起步。

二、创造的秘密

但丁在《神曲》的最后一曲中作了祈祷，祈求上帝的帮助，想从他那里借到足够的能力，给后人留下圣灵的火星，能使人类把幻想转变为最优秀的成果。但丁表达了人类的一个渴望——创造。

创造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986年1—2月，美国《中国商业周报》上刊登罗杰·W·苏立文文章：

在中国开放政策的历史中，1986年将以“投资者之年”载入史册。

.....

1986年7—8月，美国《中国商业周报》上刊登了国际法专家泼雷斯顿·M·托伯特的文章：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的公布，中国的投资大门又进一步打开了。

.....

1986年8月2日，市委在开发区召开了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进程现场办公会议，市委书记葛洪升同志提出“边开发，边建设，边取得效益”的方针。

.....

无数信息接踵而来，暴风骤雨般地压到管委会副主任施昌虎的心上。

这是开发区管委会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干部。

他当过兵，当过电工，烧过炉子，读过大学，进过省委党校，去过爱尔兰培训，出访过西德，他的学历和经历造就了他，

他脑子相当灵敏，最大的特点是钻劲十足，喜欢兼收并蓄，英语能流利地和外宾对话。他跳舞也能应付两下子。

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人——大学生们喜欢这样评价他们年轻的副主任。

此刻，他面对纷沓而来的信息焦急万分，他刚从北京、天津、大连考察回来，其他开发区生气勃勃的景象让他对自己越来越不满意。我们为什么老是跟自己比？沾沾自喜于今天比昨天进步，昨天比前天进步，为什么不作横向比较，与天津大连比，与世界前进的速度比？现在，大气候越来越有利了，必须紧紧抓住不放。机会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如果不抓住，就只剩下脚底了。

“客户是皇帝，时间是金钱，协议是法律。”

他的手头放着四个项目。

中科院三环宁波磁厂，有二十余台机械设备，有年产五吨的生产能力。

宁波空调器厂，有价值550万元的进口设备，能形成年产5万套热交换器的生产能力。

宁波定时器四分厂，有十余台设备，能形成年产3500万粒的生产能力。

新宇人造玛瑙有限公司，有价值400万元的进口设备，能形成年产8000套人造玛瑙卫生洁具的生产能力。

这四个项目都是工业公司的同志奔波辛苦半年甚至更多日子拿下来的，每一个项目都反反复复谈判多次，光看看厚厚一大叠意向书，可行性报告，协议书，合同等等五花八门的文件就可知里面有多多少少的心血。

必须立即上马，这不仅是四个项目的事，而是必须在开发区造成一种势态——蓬勃向上的势态。否则你算什么开发区？